

生活经



话多钱少——这话虽不见诸经济学教科书，也不是管理学定律，但我坚信此言绝不虚诞，足可跻身生活经。

几乎是刚能听懂大人话时，老祖宗这话就因年年说月月说而植入心底。所以，少小时的我总是不肯说话，能用一个字回答的问题绝不说两个字，偶有憋不住的时候连续说了几句话，冷静下来尤其是需要几毛钱但却囊中空空的时候就会想，难怪我这么穷呢，定是说话多了。后来，读了几本书，就把老人家的话先当“四旧”后当唯心主义彻底抛弃了。再后来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这话不经意间从我嘴里往外跑。跑的次数多了，就开始从囊中空空的时候就会想，难怪我这么穷呢，定是说话多了。后来，读了几本书，就把老人家的话先当“四旧”后当唯心主义彻底抛弃了。

不信看看你身边人吧：在食堂饭桌上和办公室里乐于上谈天文地理下谈明星秘史、



听在地铁

优美旋律不仅能抚慰乘客的焦躁情绪、缓解等车焦虑，更为人们接触高雅艺术以及高雅艺术的普及开辟了新的道路。

□ 文 心

拥挤、吵闹、争抢、焦躁……提起地铁站，这些词语一定最先浮现在你眼前，更不要提等待列车时的烦躁心情。而如今，一丝舒缓的乐声让繁忙的北京地铁多了一份闲适。国家大剧院牵手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，在北京地铁10条线路的160个车站播放由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提供的音乐作品。买张地铁票，不仅能享受到地铁出行的方便快捷，还能免费欣赏高品质的古典音乐！

其实，在公共场所播放古典音乐已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以往多出现在商场、酒店等比较高档的地方，在像地铁站这种人员密集的场所则比较少见。近年来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给人们带来了不少心理压力，有些甚至发展成隐性的“城市病”，而古典音乐恰恰可以有效舒缓都市高压生活给人们造成的负面情绪。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城市，如美国华盛顿、新西兰奥克兰、法国巴黎等，都有在车站、地铁站等人流密集的场所播放古典音乐的先例，可以说，古典音乐已经成为这些城市自身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有研究表明，在公共场所播放舒缓的乐曲，可以有效缓解人们的烦躁心情，甚至可以减少暴力、预防犯罪、防止轻生。这并非耸人听闻，因为在专业的心理治疗当中，音乐疗法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且看此次走进地铁站的古典音乐曲目，有罗西尼的《威廉·退尔》序曲、奥芬巴赫的《船歌》、理查·施特劳斯的降E大调木管小夜曲等，多为曲调优美、节奏舒缓的乐曲。这些优美旋律不仅能够抚慰乘客的焦躁情绪、缓解等车焦虑，更为人们接触高雅艺术以及高雅艺术的普及开辟了新的道路。

人流密集是地铁站的特点，同时也是它的缺陷。但是利用人流密集、人员流动性大这一特点，地铁同样可以传播出新颖、高雅的文化。随着北京地铁的不断扩展，许多新建地铁线路正成为艺术传播的良好空间。如北京地铁4号线在刚刚开通时，就设置了“4号美术馆”，定期介绍、展出优秀的现代美术作品；地铁10号线二期，则在一些站点装饰了美轮美奂的壁画、浮雕。不仅是北京，南京的地铁站还曾上演“昆曲进地铁”的盛况；武汉则将自动借书机搬进地铁站，方便市民的借书需求。

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，人们的文化需求自然水涨船高。这种文化需求并非表现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充电、进修，而在于日常生活中润物无声地日积月累。高雅艺术不仅能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，而且还能在帮助人们塑造文明礼仪上产生特别的效果。试想一下，在一个整洁、漂亮，且播放着优美音乐的环境里，你还好意思争抢、吵闹、大声喧哗吗？

周末

话多钱少

就像温州人享受挣钱而没工夫说话一样，北京人享受说话，所以没工夫想钱做生意。

□ 隋明梅

前懂五千年后知一世纪、左通股市右晓政治的老兄，多半是不爱钱或是没太多钱的。相反，那些没工夫跟人说话、走路都恨不能跑着的人，多半是口袋里已有足够养老钱或是挣钱进行时的。

不信再看看各地人吧：北京人能白话，从国际关系到怎么做玉米面的小窝头，凡人间万事所涉，在北京人嘴里都说书似的，既可形象地绘声绘色描述，又可极富逻辑地分析推定。曾有个温州朋友刚到北京时恨自己不会说话向我求解，我建议连坐一年北京出租车，那些开车人几乎个个是演说家。结果是，这兄弟只坐了两个月的北京出租车便口才大增，当然，也顺便发现了商机，发了大

财。

这就说到浙江人了，与北京人相反，浙江人太不好说话了。相信你很少见浙江人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，即使谈生意，他们也只拣有用的说，绝不扯闲篇儿，他们是典型的闷声发大财人群。浙江人过年或红白喜事碰到一起也聊天，但绝不涉天文地理政治和小窝头做法，只限于勾兑挣钱的信息。比如，哪里缺少批发市场，哪里适合做工厂，哪里又出了新样式，等等，总之就一句话，做什么赚钱、赚什么人的钱。在前些年还没有互联网时，温州人的商机和合作方式很多是在过年时交流出来的，后来有了互联网和现代通讯工具，他们的话就更少了。

□ 徐 涵

书店需要靠多种经营来解决生存问题，但经营什么，用什么方式经营，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。

□ 文 心

当书店不再是人们选择书籍的必需时，相信很多人已经许久未迈入书店的大门。今天，当你再次走进书店时，你会感到它已经与记忆中的书店完全不同了，书的味道淡了，商的味道浓了。

儿时记忆中红底白字的新华书店很大，在那里买书的人能一下子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书。那时候父母在北京郊区一所中学教书，他们在大学里学的是数学，对孩子唯一做的文学启蒙便是带我去县城新华书店选小人书。学校在山区，交通不便，去一次县城不容易，要做很多事。爸爸经常把我放进书店便去办事，我在那里看书、挑书，一待就是半天，时间会过得很快，走时需要跟大人“讨价还价”，才能买走两本最喜欢的小人书。现在眼前仍能浮现当年书店的安静，走进书店大门的人会不由自主小声讲话，放慢脚步。那里只有书，只有我与书的对话。

今天的书店很热闹。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外面和北京的许多商场一样，聚集着口中喊着“收卡”的人。除了书，里面还卖很多东西：手机电脑、健身器材、保健品、文具、婴儿用品……甚至还有黄金饰品。古人只知“书中自有黄

金屋”，今人能见书店也成售金处。所有这些

相亲三人行

相爱已不简单，再带上家长去把关，成功率就可想而知了。

□ 牛 瑾

程小姐博士毕业，在大学当辅导员，没谈过恋爱，家境优越。她最近见了一位男士，对方性格活泼，谈吐幽默，但因程妈妈认为“男人应该稳重，油嘴滑舌恐怕不踏实”，程小姐犹豫再三后，最终放弃了与其深入交往。据了解，半年内她共相亲19次，每次都由程妈妈全程陪伴，每次也都没了结果。

无独有偶，在天津举办的公益单身青年交友活动中成功牵手的小周和刘老师，也因小周父母的坚决反对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父母给出的理由很简单：刘老师不是本地人，如果真的结婚了，刘老师的父母因为路途遥远而不方便帮衬着两小口，两个孩子就要承受更多压力。

静等风来

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“等待”和“希望”这四个字中。

□ 陈 颀

“那些迷茫的人是因为心灵蒙尘，需要等待一阵风，拂去尘埃。”走出影院，一阵寒风吹来，影片《等风来》中尼泊尔瑜伽师的金句在我心中吹起一层涟漪。

《等风来》描述了一个“幸福”与“不幸”、“梦想”与“现实”矛盾共存的故事。女主人公程羽蒙大学毕业 after 从南方小镇到上海打拼，在一家高端时尚杂志做美食记者。揭开光鲜的外表，程羽蒙形容自己就是一个“特别矫情爱装”的都市白领，“拿着两千元工资，却得写出两万元的生活状态”。

《等风来》是导演滕华涛和编剧鲍鲸鲸继《失恋33天》后再度携手打造 的电影。该电影诱发人们共鸣的是，导演对整个社会的思考：

周末

话多钱少

就像温州人享受挣钱而没工夫说话一样，北京人享受说话，所以没工夫想钱做生意。

□ 隋明梅

前懂五千年后知一世纪、左通股市右晓政治的老兄，多半是不爱钱或是没太多钱的。相反，那些没工夫跟人说话、走路都恨不能跑着的人，多半是口袋里已有足够养老钱或是挣钱进行时的。

不信再看看各地人吧：北京人能白话，从国际关系到怎么做玉米面的小窝头，凡人间万事所涉，在北京人嘴里都说书似的，既可形象地绘声绘色描述，又可极富逻辑地分析推定。曾有个温州朋友刚到北京时恨自己不会说话向我求解，我建议连坐一年北京出租车，那些开车人几乎个个是演说家。结果是，这兄弟只坐了两个月的北京出租车便口才大增，当然，也顺便发现了商机，发了大

财。

这就说到浙江人了，与北京人相反，浙江人太不好说话了。相信你很少见浙江人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，即使谈生意，他们也只拣有用的说，绝不扯闲篇儿，他们是典型的闷声发大财人群。浙江人过年或红白喜事碰到一起也聊天，但绝不涉天文地理政治和小窝头做法，只限于勾兑挣钱的信息。比如，哪里缺少批发市场，哪里适合做工厂，哪里又出了新样式，等等，总之就一句话，做什么赚钱、赚什么人的钱。在前些年还没有互联网时，温州人的商机和合作方式很多是在过年时交流出来的，后来有了互联网和现代通讯工具，他们的话就更少了。

台湾的诚品书店便是一个最好的回答。诚品创办人吴清友用“喜欢做、甘愿受”形容他心中的书店、城市与文化坚守。创办于1989年的这家书店一度赔钱，一赔就是15年。但吴清友把追求生命的意义融入了他的事业。他曾这样描述他对文化事业的坚守：“真正明白一个理念，至少花费20年，而亲身体验至深信不疑，则需30年光阴。如果没准备付出30年的热情，就不要轻易涉足文化行业”。现在，行至台湾的游客几乎都会走进诚品感受那里的气氛。诚品书店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。

我们的很多书店也开始尝试效仿诚品，不过好学的是模式，难耐的是亏损，30年光阴对于那些神浮气躁的经营者来说是难以逾越的。浮躁的经营方式只会培养浮躁的顾客，浮躁的书店也必定没有风骨。书店的气质代表一个城市的气质，营造读书的氛围，提升城市文化环境，这不仅是书店的责任，更是城市的管理者和全社会都应关注的课题。身边多一些有气质的书店，多好！

朋友告诉我，在美国有这样的书店，书店里同时有咖啡厅，买书的人可以选一摞书进去仔细挑选，咖啡店也售点心，放着轻音乐，读书的人尽可以在那里坐上一天，每个走进书店的人几乎没有空手而归的。我很担心地问他，万一咖啡洒到书上怎么办？他说，那就好比在超市失手打破一个蛋，就算店里的损耗了。在他看来，书店应该是培养

大家为什么都“不高兴”？

在我们的周围，像程羽蒙这样的都市白领随处可见。他们不顾一切地努力奋斗，内心世界被苦闷焦虑感和成功妄想症所折磨，承担着多种压力甚至屈辱。生活在矛盾中的程羽蒙们，在大城市打拼几乎没有幸福感可言，但仍要咬牙撑下去。他们的目标是想通过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的生活，但没想到处处不如意。程羽蒙在扭曲中生活，心里更是充满矛盾。在变化太快的中国，她像很多同龄人一样迷失了自己。一心想去意大利采访，却被派去尼泊尔采写幸福专题报道。旅途中，她遇到了被父亲强迫去尼泊尔旅行的富二代王灿。这一对“冤家”在短短的异域旅行中，对各自迷惘的人生梦想多了一份追问和思考，“精神亚健康”的根源是心灵深处某种幸福元素的缺失。

然而，矛盾、纠结远非影片《等风来》的核心寓意。其实，影片对程羽蒙们两面人生及内心矛盾纠结的描述，都是为“风”而铺垫。在影片耐人寻味的结尾处，教练告诉急切等待展开滑翔伞飞向蓝天的程羽蒙：“不能有多着急，或者你有多害怕，我们现在都不能往前冲，冲出去也没用，飞不起来的。现在的我们只需要静静地，等风来。”一缕清风吹起发梢，继而汇集成呼啸山林之势，这“风”便带着程羽蒙飞上了天空。

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要等待的“风”。作家仲大军认为，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“等待”和“希望”这四个字中。中国人则喜欢用“借东风”来表达巧用天时的智慧。风，继续在吹，它吹散了程羽蒙心灵中的雾霾，带着她去追寻内心世界所渴望的幸福。然而，当从虚幻的电影世界重新回到现实，看到公交车站贴着的大幅“马到成功”的广告，禁不住在心里问，当程羽蒙离开尼泊尔后，重新回到她原来生活的大城市，在周围人马不停蹄的脚步中，她是否还会有耐心等待为她吹来的风？

张：对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许多年轻人成为“美剧迷”的原因。

张：纵观荧屏，其实国内的文艺工作者也在转变思路。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、《家常菜》、《温州一家人》、《老有所依》等片的收视率，显示出百姓题材深受观众欢迎和市场追捧的独特审美价值。我想，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深入基层、深入现实生活，荧屏上反映现实百姓生活的优秀电视剧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多。

张：同样是百姓题材，我更感兴趣的是《老有所依》。我看重的不是简单地展现养老困境，更不是简单地表现这些人过得有多苦、有多惨，而是启示我们在喘不过气的生活压力下，该如何去面对困难，如何活得淡定且潇洒。

张：也就是说，自己和电视剧中的人物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。

张：对。比如看了《老有所依》，不少观众就感叹“我家也有一个方琼那样的‘作妈’”；“我就是同木兰一样坚强地活着”……这种镜子一样地观看效果十分吸引人，在感受到人物身上命运起伏跌宕的同时，也能在剧中人物身上寻求到自我情感的出口。正因为这样，电视剧才显得真实，对人性的探讨和剖析也就具有一定的深度。

张：很很难想象现在的年轻人会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去看电视剧，我们可能更把它看成一个“开胃菜”，而不是“精神食粮”。

张：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不是很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，电视剧产量也少，要是听说有个新剧，每天晚上一到点大家就准时打开电视。所以有时候几个院子的人一起看，看完立刻就能辩论开来，这就是当时的“吐槽”方式吧。那会儿看电视剧可是真正的“万人空巷”，现在电视剧收视率能有5%就算很高了。

张：所以比起电脑，您一定还是觉得在电视机前看剧更亲切吧。

张：是啊，我看的第一部电视剧，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《敌营十八年》，之后是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，再到90年代的《渴望》、《篱笆、女人和狗》。当时看电视剧，就好像看真事一样，和故事里的人物同喜同悲，甚至把剧情和自己的生活都融入到一起。这可能就是传统的审美观在起作用吧，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张：我觉得过去的电视剧拍得特扎实，剧本也特好。现在有些电视剧拍得太拖沓，看完下集预告足矣，全部看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

张：你说得对，这就是电视剧内容注水的问题。一集也是播，20集也是播，多拍几集，还能多卖出去好几百万元。反映百姓心声的电视剧不仅本子难写、作品难拍，从市场效益的角度考虑也是投资高、周期长、见效慢。它不仅要求编剧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，导演、演员同样要有扎实的生活体验。因为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味，是在大宾馆里编不出来的，也是一味躲在摄影棚里演不出来的。

张：那您觉得编剧、演员、导演，哪个更重要？

张：我觉得还是剧本更重要，剧本荒现象一直都存在。一个好的剧本可能需要编剧毕生的积累。刚才说到《老有所依》，导演赵宝刚之所以拍得如此接地气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深切的生活体验。赵宝刚的父亲在世时，曾罹患了19年！他87岁的母亲健在，但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认识他。正是因为这种切身感受，他才决定拍摄《老有所依》的。

张：不光是剧本，营销推广也很重要。像《咱们结婚吧》，就是央视和湖南卫视联合推出的，一登台就打响了知名度。

张：对。最近这两家电视台又联手推出电视剧《毛泽东》。今年的开年大戏《一代枭雄》，同样由5家电视台联播，主演孙红雷还兼任该剧的监制，宣称与“垃圾剧”宣战。电视台的联播是一个新趋势，不过也从侧面说明好剧本太少。

张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许多年轻人成为“美剧迷”的原因。

张：纵观荧屏，其实国内的文艺工作者也在转变思路。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、《家常菜》、《温州一家人》、《老有所依》等片的收视率，显示出百姓题材深受观众欢迎和市场追捧的独特审美价值。我想，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深入基层、深入现实生活，荧屏上反映现实百姓生活的优秀电视剧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多。

张：同样是百姓题材，我更感兴趣的是《老有所依》。我看重的不是简单地展现养老困境，更不是简单地表现这些人过得有多苦、有多惨，而是启示我们在喘不过气的生活压力下，该如何去面对困难，如何活得淡定且潇洒。

张：也就是说，自己和电视剧中的人物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。

张：对。比如看了《老有所依》，不少观众就感叹“我家也有一个方琼那样的‘作妈’”；“我就是同木兰一样坚强地活着”……这种镜子一样地观看效果十分吸引人，在感受到人物身上命运起伏跌宕的同时，也能在剧中人物身上寻求到自我情感的出口。正因为这样，电视剧才显得真实，对人性的探讨和剖析也就具有一定的深度。

张：很很难想象现在的年轻人会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去看电视剧，我们可能更把它看成一个“开胃菜”，而不是“精神食粮”。

张：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不是很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，电视剧产量也少，要是听说有个新剧，每天晚上一到点大家就准时打开电视。所以有时候几个院子的人一起看，看完立刻就能辩论开来，这就是当时的“吐槽”方式吧。那会儿看电视剧可是真正的“万人空巷”，现在电视剧收视率能有5%就算很高了。

张：所以比起电脑，您一定还是觉得在电视机前看剧更亲切吧。

张：是啊，我看的第一部电视剧，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《敌营十八年》，之后是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，再到90年代的《渴望》、《篱笆、女人和狗》。当时看电视剧，就好像看真事一样，和故事里的人物同喜同悲，甚至把剧情和自己的生活都融入到一起。这可能就是传统的审美观在起作用吧，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张：我觉得过去的电视剧拍得特扎实，剧本也特好。现在有些电视剧拍得太拖沓，看完下集预告足矣，全部看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

张：你说得对，这就是电视剧内容注水的问题。一集也是播，20集也是播，多拍几集，还能多卖出去好几百万元。反映百姓心声的电视剧不仅本子难写、作品难拍，从市场效益的角度考虑也是投资高、周期长、见效慢。它不仅要求编剧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，导演、演员同样要有扎实的生活体验。因为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味，是在大宾馆里编不出来的，也是一味躲在摄影棚里演不出来的。

张：那您觉得编剧、演员、导演，哪个更重要？

张：我觉得还是剧本更重要，剧本荒现象一直都存在。一个好的剧本可能需要编剧毕生的积累。刚才说到《老有所依》，导演赵宝刚之所以拍得如此接地气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深切的生活体验。赵宝刚的父亲在世时，曾罹患了19年！他87岁的母亲健在，但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认识他。正是因为这种切身感受，他才决定拍摄《老有所依》的。

张：不光是剧本，营销推广也很重要。像《咱们结婚吧》，就是央视和湖南卫视联合推出的，一登台就打响了知名度。

张：对。最近这两家电视台又联手推出电视剧《毛泽东》。今年的开年大戏《一代枭雄》，同样由5家电视台联播，主演孙红雷还兼任该剧的监制，宣称与“垃圾剧”宣战。电视台的联播是一个新趋势，不过也从侧面说明好剧本太少。

张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许多年轻人成为“美剧迷”的原因。

张：纵观荧屏，其实国内的文艺工作者也在转变思路。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、《家常菜》、《温州一家人》、《老有所依》等片的收视率，显示出百姓题材深受观众欢迎和市场追捧的独特审美价值。我想，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深入基层、深入现实生活，荧屏上反映现实百姓生活的优秀电视剧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多。

张：同样是百姓题材，我更感兴趣的是《老有所依》。我看重的不是简单地展现养老困境，更不是简单地表现这些人过得有多苦、有多惨，而是启示我们在喘不过气的生活压力下，该如何去面对困难，如何活得淡定且潇洒。

张：也就是说，自己和电视剧中的人物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。

张：对。比如看了《老有所依》，不少观众就感叹“我家也有一个方琼那样的‘作妈’”；“我就是同木兰一样坚强地活着”……这种镜子一样地观看效果十分吸引人，在感受到人物身上命运起伏跌宕的同时，也能在剧中人物身上寻求到自我情感的出口。正因为这样，电视剧才显得真实，对人性的探讨和剖析也就具有一定的深度。

张：很很难想象现在的年轻人会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去看电视剧，我们可能更把它看成一个“开胃菜”，而不是“精神食粮”。

张：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不是很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，电视剧产量也少，要是听说有个新剧，每天晚上一到点大家就准时打开电视。所以有时候几个院子的人一起看，看完立刻就能辩论开来，这就是当时的“吐槽”方式吧。那会儿看电视剧可是真正的“万人空巷”，现在电视剧收视率能有5%就算很高了。

张：所以比起电脑，您一定还是觉得在电视机前看剧更亲切吧。

张：是啊，我看的第一部电视剧，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《敌营十八年》，之后是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，再到90年代的《渴望》、《篱笆、女人和狗》。当时看电视剧，就好像看真事一样，和故事里的人物同喜同悲，甚至把剧情和自己的生活都融入到一起。这可能就是传统的审美观在起作用吧，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张：我觉得过去的电视剧拍得特扎实，剧本也特好。现在有些电视剧拍得太拖沓，看完下集预告足矣，全部看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

张：你说得对，这就是电视剧内容注水的问题。一集也是播，20集也是播，多拍几集，还能多卖出去好几百万元。反映百姓心声的电视剧不仅本子难写、作品难拍，从市场效益的角度考虑也是投资高、周期长、见效慢。它不仅要求编剧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，导演、演员同样要有扎实的生活体验。因为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味，是在大宾馆里编不出来的，也是一味躲在摄影棚里演不出来的。

张：那您觉得编剧、演员、导演，哪个更重要？

张：我觉得还是剧本更重要，剧本荒现象一直都存在。一个好的剧本可能需要编剧毕生的积累。刚才说到《老有所依》，导演赵宝刚之所以拍得如此接地气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深切的生活体验。赵宝刚的父亲在世时，曾罹患了19年！他87岁的母亲健在，但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认识他。正是因为这种切身感受，他才决定拍摄《老有所依》的。

张：不光是剧本，营销推广也很重要。像《咱们结婚吧》，就是央视和湖南卫视联合推出的，一登台就打响了知名度。

张：对。最近这两家电视台又联手推出电视剧《毛泽东》。今年的开年大戏《一代枭雄》，同样由5家电视台联播，主演孙红雷还兼任该剧的监制，宣称与“垃圾剧”宣战。电视台的联播是一个新趋势，不过也从侧面说明好剧本太少。

张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许多年轻人成为“美剧迷”的原因。

张：纵观荧屏，其实国内的文艺工作者也在转变思路。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、《家常菜》、《温州一家人》、《老有所依》等片的收视率，显示出百姓题材深受观众欢迎和市场追捧的独特审美价值。我想，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深入基层、深入现实生活，荧屏上反映现实百姓生活的优秀电视剧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多。

张：同样是百姓题材，我更感兴趣的是《老有所依》。我看重的不是简单地展现养老困境，更不是简单地表现这些人过得有多苦、有多惨，而是启示我们在喘不过气的生活压力下，该如何去面对困难，如何活得淡定且潇洒。

张：也就是说，自己和电视剧中的人物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。

张：对。比如看了《老有所依》，不少观众就感叹“我家也有一个方琼那样的‘作妈’”；“我就是同木兰一样坚强地活着”……这种镜子一样地观看效果十分吸引人，在感受到人物身上命运起伏跌宕的同时，也能在剧中人物身上寻求到自我情感的出口。正因为这样，电视剧才显得真实，对人性的探讨和剖析也就具有一定的深度。

张：很很难想象现在的年轻人会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去看电视剧，我们可能更把它看成一个“开胃菜”，而不是“精神食粮”。

张：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不是很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，电视剧产量也少，要是听说有个新剧，每天晚上一到点大家就准时打开电视。所以有时候几个院子的人一起看，看完立刻就能辩论开来，这就是当时的“吐槽”方式吧。那会儿看电视剧可是真正的“万人空巷”，现在电视剧收视率能有5%就算很高了。

张：所以比起电脑，您一定还是觉得在电视机前看剧更亲切吧。

张：是啊，我看的第一部电视剧，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《敌营十八年》，之后是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，再到90年代的《渴望》、《篱笆、女人和狗》。当时看电视剧，就好像看真事一样，和故事里的人物同喜同悲，甚至把剧情和自己的生活都融入到一起。这可能就是传统的审美观在起作用吧，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张：我觉得过去的电视剧拍得特扎实，剧本也特好。现在有些电视剧拍得太拖沓，看完下集预告足矣，全部看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

张：你说得对，这就是电视剧内容注水的问题。一集也是播，20集也是播，多拍几集，还能多卖出去好几百万元。反映百姓心声的电视剧不仅本子难写、作品难拍，从市场效益的角度考虑也是投资高、周期长、见效慢。它不仅要求编剧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，导演、演员同样要有扎实的生活体验。因为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味，是在大宾馆里编不出来的，也是一味躲在摄影棚里演不出来的。

张：那您觉得编剧、演员、导演，哪个更重要？

张：我觉得还是剧本更重要，剧本荒现象一直都存在。一个好的剧本可能需要编剧毕生的积累。刚才说到《老有所依》，导演赵宝刚之所以拍得如此接地气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深切的生活体验。赵宝刚的父亲在世时，曾罹患了19年！他87岁的母亲健在，但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认识他。正是因为这种切身感受，他才决定拍摄《老有所依》的。

张：不光是剧本，营销推广也很重要。像《咱们结婚吧》，就是央视和湖南卫视联合推出的，一登台就打响了知名度。

张：对。最近这两家电视台又联手推出电视剧《毛泽东》。今年的开年大戏《一代枭雄》，同样由5家电视台联播，主演孙红雷还兼任该剧的监制，宣称与“垃圾剧”宣战。电视台的联播是一个新趋势，不过也从侧面说明好剧本太少。

张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许多年轻人成为“美剧迷”的原因。

张：纵观荧屏，其实国内的文艺工作者也在转变思路。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、《家常菜》、《温州一家人》、《老有所依》等片的收视率，显示出百姓题材深受观众欢迎和市场追捧的独特审美价值。我想，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深入基层、深入现实生活，荧屏上反映现实百姓生活的优秀电视剧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多。

张：同样是百姓题材，我更感兴趣的是《老有所依》。我看重的不是简单地展现养老困境，更不是简单地表现这些人过得有多苦、有多惨，而是启示我们在喘不过气的生活压力下，该如何去面对困难，如何活得淡定且潇洒。

张：也就是说，自己和电视剧中的人物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。

张：对。比如看了《老有所依》，不少观众就感叹“我家也有一个方琼那样的‘作妈’”；“我就是同木兰一样坚强地活着”……这种镜子一样地观看效果十分吸引人，在感受到人物身上命运起伏跌宕的同时，也能在剧中人物身上寻求到自我情感的出口。正因为这样，电视剧才显得真实，对人性的探讨和剖析也就具有一定的深度。

张：很很难想象现在的年轻人会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去看电视剧，我们可能更把它看成一个“开胃菜”，而不是“精神食粮”。

张：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不是很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，电视剧产量也少，要是听说有个新剧，每天晚上一到点大家就准时打开电视。所以有时候几个院子的人一起看，看完立刻就能辩论开来，这就是当时的“吐槽”方式吧。那会儿看电视剧可是真正的“万人空巷”，现在电视剧收视率能有5%就算很高了。

张：所以比起电脑，您一定还是觉得在电视机前看剧更亲切吧。

张：是啊，我看的第一部电视剧，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《敌营十八年》，之后是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，再到90年代的《渴望》、《篱笆、女人和狗》。当时看电视剧，就好像看真事一样，和故事里的人物同喜同悲，甚至把剧情和自己的生活都融入到一起。这可能就是传统的审美观在起作用吧，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张：我觉得过去的电视剧拍得特扎实，剧本也特好。现在有些电视剧拍得太拖沓，看完下集预告足矣，全部看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

张：你说得对，这就是电视剧内容注水的问题。一集也是播，20集也是播，多拍几集，还能多卖出去好几百万元。反映百姓心声的电视剧不仅本子难写、作品难拍，从市场效益的角度考虑也是投资高、周期长、见效慢。它不仅要求编剧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，导演、演员同样要有扎实的生活体验。因为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味，是在大宾馆里编不出来的，也是一味躲在摄影棚里演不出来的。

张：那您觉得编剧、演员、导演，哪个更重要？

张：我觉得还是剧本更重要，剧本荒现象一直都存在。一个好的剧本可能需要编剧毕生的积累。刚才说到《老有所依》，导演赵宝刚之所以拍得如此接地气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深切的生活体验。赵宝刚的父亲在世时，曾罹患了19年！他87岁的母亲健在，但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认识他。正是因为这种切身感受，他才决定拍摄《老有所依》的。

张：不光是剧本，营销推广也很重要。像《咱们结婚吧》，就是央视和湖南卫视联合推出的，一登台就打响了知名度。

张：对。最近这两家电视台又联手推出电视剧《毛泽东》。今年的开年大戏《一代枭雄》，同样由5家电视台联播，主演孙红雷还兼任该剧的监制，宣称与“垃圾剧”宣战。电视台的联播是一个新趋势，不过也从侧面说明好剧本太少。

张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许多年轻人成为“美剧迷”的原因。

张：纵观荧屏，其实国内的文艺工作者也在转变思路。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、《家常菜》、《温州一家人》、《老有所依》等片的收视率，显示出百姓题材深受观众欢迎和市场追捧的独特审美价值。我想，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深入基层、深入现实生活，荧屏上反映现实百姓生活的优秀电视剧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多。

张：同样是百姓题材，我更感兴趣的是《老有所依》。我看重的不是简单地展现养老困境，更不是简单地表现这些人过得有多苦、有多惨，而是启示我们在喘不过气的生活压力下，该如何去面对困难，如何活得淡定且潇洒。

张：也就是说，自己和电视剧中的人物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。

张：对。比如看了《老有所依》，不少观众就感叹“我家也有一个方琼那样的‘作妈’”；“我就是同木兰一样坚强地活着”……这种镜子一样地观看效果十分吸引人，在感受到人物身上命运起伏跌宕的同时，也能在剧中人物身上寻求到自我情感的出口。正因为这样，电视剧才显得真实，对人性的探讨和剖析也就具有一定的深度。

张：很很难想象现在的年轻人会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去看电视剧，我们可能更把它看成一个“开胃菜”，而不是“精神食粮”。